

東坡先生書

醫國統正脈丸

漢書門	一
	二九
	二七
	二四
類號函架冊	三二九

開文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974
冊數	32 (9)
函號	301 58

四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醫經濟潤集目錄

神農嘗百草論

亢則害承乃制論

四氣所傷論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傷寒溫病熱病說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傷寒四逆厥辨



嘔吐噦乾嘔欬逆辨 中風辨

中暑中熱辨 積熱沉寒論

瀉南方補北方論 五鬱論

二陽病論 煎厥論

八味丸論 小便原委論

內傷餘議

外傷內傷所受經旨異同論

醫經濟瀉集目錄

醫經濟瀉集

魏博 王履 著

新安 吳勉學 校

神農嘗百草論

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予嘗誦其書每至于此未始不歎夫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神農立極之大聖也閔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察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貽後人固不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也苟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則不足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嘗亦可知也

設使其所知果有待乎必嘗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農衆疾俱備而歷試之乎况汚穢之藥不可嘗者其亦嘗乎且味固可以嘗而知其氣其性其行經主治及畏惡反忌之類亦可以嘗而知乎苟嘗其所可嘗而不嘗其所不可嘗不可嘗者既可知而可嘗者亦不必待乎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嘗不可也謂其悉嘗亦不可也然經於諸藥名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入口惟味爲先故也又藥中雖有玉石蟲獸之類其至衆者惟草爲然故遂曰嘗百草耳豈獨嘗草哉夫物之有毒嘗而毒焉

有矣豈中毒者日必七十乎設以其七十毒偶見於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則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亢則害承廼制論

予讀內經六微旨論至于亢則害承廼制喟然嘆曰至矣哉其造化之樞紐乎王太僕發之於前劉河間闡之於後聖人之蘊殆靡遺矣然學者尚不能釋然得不猶有未悉之旨也歟謹按內經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歧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

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
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
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治之下水氣承之
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
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
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嘗觀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
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强者折之弱者濟之蓋莫
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則高者愈高下者
愈下强者愈強弱者愈弱而乖亂之政日以極矣天

地其能位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莫或使然
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
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故不息也可常則息
矣亢則害承迺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
歟夫太僕河間已發揮者茲不贅及其未悉之旨請
推而陳之夫自顯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
節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下止陰精承之十二句言
地理之應乎歲氣也亢則害承迺制二句言抑其過
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與無制
之變也承猶隨也然不言隨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則

有上奉之象故曰承雖謂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焉
亢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
其不亢則隨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亢則克勝以
平之承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知其
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恍惚
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間曰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已
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質求哉故後篇厥陰所至為
風生終為肅少陰所至為熱生終為寒之類其為風
生為熱生者亢也其為肅為寒者制也又水發而為
雹雪土發而飄驟之類其水發土發者亢也其雹雪

飄驟者制也若然者蓋造化之常不能以無亢亦不
能以無制焉耳夫前後二篇所主雖有歲氣運氣之
殊然亢則害承迺制之道蓋無往而不然也惟其無
往而不然故求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
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臟不
平所不勝平之非既亢而克勝之乎姑以心火而言
其不亢則腎水雖心火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已一
或有亢即起而克勝之矣餘臟皆然制生則化當作
制則生化蓋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
通遂併遺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

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外之餘意也苟或遺之則無以見經旨之周悉矣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者言有所制則六氣不至於亢而為平平則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為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氣分布主治迭為盛衰昭然可見故曰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亢為害而無所制則敗壞乖亂之政行矣敗壞乖亂之政行則其變極矣其災甚矣萬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災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

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猶元氣周流滋營一身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皆藉焉以為動靜云為之主生化大病猶邪氣恣橫正氣耗散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舉不能遂其運用之常也或以害為自害或以承為承襲或以生為自無而有化為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為一意或以大病為喻造化之機息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氣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則湯液鍼石導引之法以為之助若天地之氣其亢而自制者固復於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雖然造化之道

苟變至於極則亦終必自反而復其常矣學者能本
之太僕河間而參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
乎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曰假令水爲母木爲子當
春旺之時冬令猶在卽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令不至
矣木者繼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
木無權也木無權則無以制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
也土者繼長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變而
爲濕此其權也又如火爲母土爲子當長夏之時暄
令猶在卽火亢也火既亢極則濕令不至矣濕者繼
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濕無權也

濕無權則無以制水水既旺則火乃受制也水者嚴
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爲土濕土斯
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違經愈遠矣或曰心
要者他人成之蓋得於所聞之譌耳

四氣所傷論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
泄夏傷於暑秋爲痲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爲痿
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陰陽應象論篇曰春傷於風
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王啓玄註云風中於表則內應

於肝肝氣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熱復收
兩熱相攻則爲痲瘧秋濕旣勝冬水復旺水濕相得
肺氣又衰故乘肺而爲欬嗽其發爲痿厥者蓋濕氣
內攻於臟腑則欬逆外散於筋脉則痿弱也厥謂逆
氣也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爲釋陽怫于中寒怫
相持故爲溫病傷寒論引素問後篇八句成無已註
云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以
春適旺風雖入之不能卽發至夏肝衰然後始動風
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夏以陽氣外盛風不能外發
故攻內而爲飧泄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

則干於肺肺以秋適旺濕雖入之不能卽發至冬肺
衰然後濕始動也雨淫腹疾則當發爲下利冬以陽
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爲欬嗽當夏之時
暑氣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爲主內暑雖入之勢未
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搏陰而爲痲
瘧當冬之時寒氣大行冬傷於寒冬以陽爲主內寒
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
搏陽而爲溫病王海藏曰木在時爲春在人爲肝在
天爲風當春之時發爲溫令反爲寒折是三春之月
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過矣水旣太過金肅愈

嚴是所勝者乘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乘之則木虛明矣木氣既虛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以土來木之分變而爲殄泄也所以病發於夏者以木絕於夏而土旺於夏濕本有下行之體故也不病於春者以春時風雖有傷木實當權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濕土也君火持權不與之子暑濕之令不行也濕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妄行木氣太過少陽旺也所生者受病則肺金不足所不勝者侮之故水得以來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爲相火水入於土則水火相于水火相于則陰陽交爭

故爲寒熱兼木氣終見三焦是少陽相火合也少陽在濕土之分故爲寒熱肺金不足洒淅寒熱此皆往來未定之氣也故爲痰癘不發于夏而發于秋者以濕熱在酉之分方得其權故也秋者清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爲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也秋令不及所勝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旣刑於肺故肺氣逆而爲欬所不勝者侮之木氣上行與火同德動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夏已亢三焦之氣盛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水上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爲疾因欬而動于脾之濕

是以欬嗽有聲有涎不發于秋而發于冬者以其六陰之極肅殺始得其氣故也冬傷於寒者是冬行春令也當寒而溫火勝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溫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復行于春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人陽氣泄于外腎水虧于內當春之月時強木長無以滋生化之原故為溫病耳夫春傷于風夏傷于暑冬傷于寒辭理皆順時字傷令字也獨秋傷于濕說作

令字傷時字讀者不可疑也此四說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句相通其理與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與法通不必拘於文也或謂春傷於風是人為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當頭痛惡風自汗何以言夏為殮泄哉今言春傷于風卽是時傷令也明矣愚按此四傷諸家註釋皆不得經旨者蓋由推求太過故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此之謂歟但只輕輕平易說去則經旨自明而無穿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風暑濕寒者天地之四氣也其傷於人人豈能於未發病

之前預知其客於何經絡何臟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發病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客於某經絡某臟腑某部分成某病耳註釋者苟悞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則於此四傷不勞餘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泄也痰癰也欬與痿厥也溫病也皆是因其發動之時形診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為傷風傷暑傷濕傷寒耳非是初受傷之時能預定其今日必為此病也且夫傷於四氣有當時發病者有過時發病者有久而後發病者有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蓋由邪氣之傳變聚散不常及正氣

之虛實不等故也且以傷風言之其當時而發則為惡風發熱頭疼自汗欬嗽喘促等病其過時與久而發則為癘風熱中寒中偏枯五臟之風等病是則洞泄殮泄者乃過時而發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殮泄之病生以形診推之則知其為春傷風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殮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傷風於前將發病於後邪假如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脈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診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傷暑為痰癰冬傷寒為溫病意亦類此但秋傷濕上逆為欬嗽為痿

厥其因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令行於時則與三者
異夫春之風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時之令也濕乃
長夏之令何於秋言之蓋春夏冬每一時各有三月
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時而行也若長夏則寄旺於六
月之一月耳秋雖亦有三月然長夏之濕令每侵過
於秋而行故曰秋傷於濕秋令為燥然秋之三月前
近於長夏其不及則為濕
所勝其太過則同於火化其平氣則又不傷人此經
所以於傷人止言風暑濕寒而不言燥也或問余曰
五運六氣七篇所叙燥之為病甚多何哉余曰運氣
七篇與素問諸篇自是兩書作於二人之手其立意
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為七篇參入素問之中
本非素問元文也余今所推之義乃是素問本旨當
自作一請陳四氣所傷所病之義夫風者春之令也
意者

春感之偶不即發而至夏邪既不散則必為疾其所
以為洞泄者風蓋天地浩蕩之氣飛揚鼓舞神速不
恒人身有此腸胃之職其能從容傳化泌別而得其
常乎故水穀不及分別而併趨下以泄出也其為飧
泄亦類此義說者謂春傷風為內通肝泄飧泄為
木乘土又謂不發於春為邪避木旺發
於夏為木衰邪動竊謂風既通肝則正當木旺之時
木極盛土極衰矣理宜乘旺而即發於春不宜反過
時而發於夏也且夏火司權母能滋子何故不發於
土衰極之時而反發於土受滋之時乎其說不通難
以憑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發而至秋又傷
於風與寒故為痲痺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
即發而至春其身中之陽雖始為寒邪所鬱不得順

其漸升之性然亦必欲應時而出故發為溫病也若夫秋傷濕其令行於時之義上文已論之矣前篇所謂上逆而欬發為痿厥不言過時似是當時即發者但既與風暑寒三者並言則此豈得獨為即發者乎然經無明文終亦不敢比同後篇便斷然以為冬發病也雖然濕本長夏之令侵過於秋耳縱使即發亦近於過時而發者矣此當只以秋發病為論濕從下受於肺為欬謂之上逆夫肺為諸氣之主今既有病則氣不外運又濕滯經絡故四肢痿弱無力而或厥冷也後篇所謂冬生欬既言過時則與前篇之

義頗不同矣夫濕氣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氣大行肺惡寒而或受傷故濕氣得以乘虛上侵於肺發為欬嗽也觀者以此意求之經旨其或著乎或者見素問於病溫瘧瘧等間以必言之遂視為一定不易之辭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問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蓋不可膠為一定故也於必之一字遂謂冬傷寒必當得病於春其冬傷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論若此者可不謂之棄本逐末乎經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論而却不可以為一定不易者如曰熱厥因醉飽入房而得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新沐中風則為首風如此之類豈一一

皆然哉讀者當活法勿拘執也夫王啓玄之註雖未
免泥於必字及未得經旨然却不至太遠也若成無
已之說則似太遠矣然猶未至於甚也至王海藏之
論則推求過極欲異於人殊不知反穿鑿綴緝乖悖
經旨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儒所謂如大軍游騎出大
遠而無所歸矣姑撫成無已王海藏之說辨其甚者
一二夫無已謂風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兩淫腹疾
則當發為下利竊謂則當二字決然之辭也春傷風
遇夏之陽氣外盛而不能外發故攻內為殮泄此或
若可通矣經曰木發無時倘風不傷於春而傷於他

時不遇夏之陽氣外盛將外發乎將內攻乎况風屬
陽與夏同氣果欲外出則當隨其散越之勢而出安
有不能之理乎且風善行數變其為病非一豈獨能
為四肢之疾乎所謂兩淫腹疾之義其不通亦如此
至若夏傷暑秋為痲痺者蓋因暑疾藏於皮膚之內
腸胃之外復秋感風故疾作耳觀素問瘧論可見其
與夏陰主內秋陽內主暑動搏陰何相干哉冬傷寒
小為溫病者蓋因寒毒中人肌膚陽受所鬱至春天
地之陽氣外發其人身受鬱之陽亦不能不出故病
作也

韓氏和謂冬時感寒鬱陽至春時再有感而後
發余謂此止可論溫病之有惡寒者耳其不惡

寒者則亦不為再感而後發也故仲景曰
大陽疾不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可見其與冬陽主內春陰主寒動搏陽何相干哉
乃若海藏則又以春傷風夏傷暑冬傷寒為時傷令
秋傷濕為令傷時故於春傷風謂春行冬令而溫為
寒折於夏傷暑謂暑者季夏季夏者濕土君火持權
不與子而暑濕令不行於秋傷濕謂秋為濕所傷是
長夏之氣不與秋令於冬傷寒謂冬行春令火勝水
虧大寒之令復行于春陽氣外泄腎水內虧者病又
謂溫病為濕熱相助而成又謂四時傷皆母亢而害
所承之子吁何支離破碎徒費辭如此乎夫經中所

言傷風傷暑之類甚多皆是以人受風暑等所傷為
義未嘗有時傷令令傷時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則
臆論所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與先傷於風後傷於
寒等語其時傷令歟令傷時歟吾固知其不能不屈
於此也且暑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為季夏為濕
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則成冬溫病
矣安得為春溫病乎其謂大寒之令復行於春溫病
方作設使大寒之令不復行於春其溫病當作者遂
不作乎况今之春為溫病者比比皆是未嘗見其必
由大寒復行于春而後成也經曰亢則害承乃制其

義謂已亢極則勝已者來制如火亢極則水來制之
經所謂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之
類皆是勝已者為承今以亢為母承為子將求勝於
經歟抑未達歟又如以制物者為所勝受制者為所
不勝與經所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及
傳之於其所勝死於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如因
時傷令令傷時之說委曲衍說者固不暇患辨也嗚
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蓋為其有害大義晦蝕經旨
以誤後人故不敢諛順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
已自知其不得辭矣但未知觀者以為何如

張仲景論寒立法考

讀仲景之書而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
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為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
能外矣苟不知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
通此而礙彼也嗚呼自仲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
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
者豈求之而不得之歟將相循習而不求歟抑有之
而余未之見歟余雖不敏僭請陳之夫傷於寒有即
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即
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

之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爲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乎貽禍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而委廢其大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貽禍於後人傷寒論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貽禍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乎後人乃不歸咎於已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賢可謂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雖移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觀之則其法其方果可委廢大半哉雖然立言垂訓之士猶

不免失於此彼碌碌者固無足誦矣夫惟立言垂訓之士有形乎著述之間其碌碌者當趨趨猶頽之餘得不靡然從令爭亢快覩而趨簡略之地乎夫其法其方委廢大半而不知返簡便是趨此民生之所以無籍而仲景之心之不能別白矣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爲即病之傷寒設不兼爲不即病之溫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爲即病者設不爲不即病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禦夫粗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憚煩而或廢之乎是知委廢大半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

意故也今人雖以治傷寒法治溫暑亦不過借用耳
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猶六書假借雖移易無窮終
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故
可借焉以爲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溫暑而已
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以
治溫暑遂謂其法通爲傷寒溫暑設吁此非識流而
昧原者歟苟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
寒證居熱證什之七八彼不卽病之溫暑但一於熱
耳何由而爲寒其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余
言之不妄或者以謂三陰寒證本是雜病爲王叔和

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治而致若
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與可汗可
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贅辭也
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
而附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
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爲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
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
仲景書通爲傷寒溫暑設遂致諸溫劑皆疑焉而不
敢用韓祗和雖覺桂枝湯之難用但謂今昔之世不
同然未悟仲景書本爲卽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著微

旨一書又純以溫暑作傷寒立論而卽病之傷寒反不言及此已是捨本徇末全不能窺仲景藩籬又以夏至前胸膈滿悶嘔逆氣塞腸鳴腹痛身體拘急手足逆冷等證視爲溫暑謂與仲景三陰寒證脈理同而證不同遂別立溫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陰寒證乃是冬時卽病之傷寒故有此證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陰寒證求對於春夏溫暑之病不亦憯乎雖然祇和未悟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適當溫暑病作之際其爲惑也固宜以余觀之其胸膈滿悶嘔逆氣塞等證若非內傷冷物則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藥所

變或內外俱傷於寒之病也且祇和但曰寒而當溫然未嘗求其所以爲寒之故能求其故則知溫暑本無寒證矣攷之仲景書雖有陰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證不過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甚之證况其所治之方亦不過升麻甘草當歸鱉甲而已並不用大溫大熱之藥是知仲景所謂陰毒者非陰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之論者遂以爲陰寒極甚之證稱爲陰毒乃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語併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陽散等藥以治竊謂陰

寒極甚之證固亦可名爲陰毒然終非仲景所以立
名之本意觀後人所叙陰毒與仲景所叙陰毒自是
兩般豈可混論後人所叙陰毒亦只是內傷冷物或
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藥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
而成耳非天地惡毒異氣所中者也朱奉議作活人
書累數萬言於仲景傷寒論多有發明其傷寒即入
陰經爲寒證者諸家不識而奉議識之但惜其亦不
知仲景專爲即病者立法故其書中每每以傷寒溫
暑混雜議論竟無所別况又視傷寒論爲全書遂將
次傳陰經熱證與即入陰經寒證牽合爲一立說且

謂大抵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而於所識卽
入陰經之見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陽明證之宜下者
固爲邪熱入胃其少陰證果是傷寒傳經熱邪亦可
溫乎况溫病暑病之少陰尤不可溫也自奉議此說
行而天下後世蒙害者不無矣迨夫成無已作傷寒
論註又作明理論其表章名義纖悉不遺可謂善羽
翼仲景者然卽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朱奉議能識
况卽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
於三陰諸寒證止隨文解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
爲熱而爲寒也至於劉守真出亦以溫暑作傷寒立

論而遺即病之傷寒其所處辛涼解散之劑固為昧者有中風傷寒錯治之失而立蓋亦不無桂枝麻黃難用之惑也既惑於此則無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黃湯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黃湯之有其時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熱用麻黃桂枝之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熱甚發黃或斑出矣此說出於龐安常而朱奉議亦從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黃湯桂枝湯本不欲用於夏熱之時也苟悟夫桂枝麻黃湯本非治溫暑之劑則羣疑冰泮矣何也夫寒之初客於表也閉腠理鬱陽氣而為熱故非辛溫之藥不能開腠理以泄其熱此麻黃

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邪傷表雖反踈腠理而不能閉然邪既客表則表之正氣受傷而不能流通故亦發熱也必以辛甘溫之藥發其邪則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湯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藥者蓋由風寒在表又當天令寒冷之時而無所避故也後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於麻黃桂枝之熱有犯於春夏之司氣而不敢用於是有須加寒藥之論夫欲加寒藥於麻黃桂枝湯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為溫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別有法但惜其遺佚不傳致使後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

景傷寒論專爲卽病傷寒作則知麻黃桂枝所以宜
用之故除傳經熱證之外其直傷陰經與太陽不鬱
熱卽傳陰經諸寒證皆有所歸著而不復疑爲寒藥
誤下而生矣若乃春夏有惡風惡寒純類傷寒之證
蓋春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
不然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寒
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爲溫暑也仲景曰太陽病發
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觀此則知溫病不當惡寒
而當渴其惡寒而不渴者非溫病矣仲景雖不言暑
病然暑病與溫病同但復過一時而加重於溫病耳

其不惡寒而渴則無異也春夏雖有惡風惡寒表證
其桂枝麻黃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遠熱之
語也於是用辛涼解散庶爲得宜苟不慎而輕用之
誠不能免夫狂躁斑黃衄血之變而亦無功也雖或
者行桂枝麻黃於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發散之
力偶中於萬一斷不可視爲常道而守之今人以敗
毒散參蘇飲通解散百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
寒一例施之雖非至正之道較之不慎而輕用麻黃
桂枝於春夏以致變者則反庶幾然敗毒散等若用
於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風寒之證而已其冬時受傷

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則不宜用也用則非徒無益亦反害之矣縱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時傷寒用辛涼發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凡用藥治病其既效之後須要明其當然與偶然能明其當然與偶然則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視偶然爲當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於三陰經每用溫藥正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耳餘有別論茲不再具若槩以三陰寒證視爲雜病而外之得無負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而誤後世乎自近代先覺不示傷寒溫暑異治之端緒但一以寒涼

爲主而諸溫熱之劑悉在所略致使後之學者視仲景書欲仗焉而不敢以終決欲棄焉則猶以爲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則待爲文具又甚則束之高閣而謂其法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由治亂動靜之殊治靜屬水亂動屬火故其溫熱之藥不可用於今屬火之時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爲即病者設法則桂枝麻黃自有所用諸溫熱之劑皆不可略矣若謂仲景法不獨爲即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溫瘧風溫等病亦通以傷寒六經病諸方治之乎傷寒例曰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爲治不同又

曰寒疫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則溫暑疫
時行寒疫溫瘧風溫等仲景必別有治法今不見者
亡之也觀其所謂爲治不同所謂溫瘧風溫溫毒溫
疫脈之變證方治如說豈非亡其法乎決不可以傷
寒六經病諸方通治也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爲病
熱者言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一者
備常與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
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
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惜其旣以自己之說混
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紜並載於卷首

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亂若先備仲景之言而次附
已說明書其名則不致惑於後人而累仲景矣昔漢
儒收拾殘編斷簡於秦火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議者
謂其功過相等叔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歟余嘗
欲編類其書以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
又次之差後病又次之診察治法治禁治誤病解未
解等又次之其雜脈雜病與傷寒有所關者采以附
焉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刪去如此庶幾法度純一
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亂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

他日

傷寒溫病熱病說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當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誤於人吾未之信也且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為病名者也溫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為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感寒或者通以傷寒稱之夫通稱傷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於用藥則不可一例而施也何也夫傷寒蓋感於霜降後春分前然不即發鬱熱而發於春夏者也傷寒即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

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後發於天令暄熱之時怫熱自內而達於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獨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處水解散大黃湯千金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兼治內外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氣受傷故也後發之溫病熱病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而表氣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證故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溫病如此則知熱病

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然或有不
因新中風寒亦見惡風惡寒之證者蓋病人表氣本
虛熱達於表又重傷表氣故不禁風寒非傷風惡風
傷寒惡寒也但衛虛則惡風榮虛則惡寒耳且溫病
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怫熱自內達外
熱鬱腠理不得外泄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
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病熱
病而求浮緊之脈不亦疏乎殊不知緊爲寒脈有寒
邪則見之無寒邪則不見也其溫病熱病或見脈緊
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與內傷過度之冷食也豈其

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脈形但見弦便呼爲緊斷爲寒
而妄治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爲
緊而斷爲寒夫溫病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
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誠由怫熱在內故也其
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寒否則非溫病熱
病自是暴感風寒之病耳凡溫病熱病若無重感表
證雖間見而裏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
治裏熱爲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
每見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
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

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病熱病同論夫惟世以溫病熱病混稱傷寒故每執寒字以求浮緊之脈以用溫熱之藥若此者因名亂實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書方多言四時傷寒故以春夏之溫病熱病與秋冬之傷寒一類視之而無所別夫秋冬之傷寒真傷寒也春夏之傷寒寒疫也與溫病熱病自是兩塗豈可同治吁此弊之來非一日矣歷攷方書並無救弊之論每每雷同良可痛哉雖然傷寒與溫病熱病其攻裏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

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異也况傷寒之直傷陰經與太陽雖傷不及鬱熱即傳陰經爲寒證而當溫者又與溫病熱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故謂仲景發表藥今不可用而攻裏之藥乃可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治法其有不當者乎彼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異氣而變者則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熱病之法損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病傷寒藥通治也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嘗讀張仲景傷寒論於太陰有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於少陰有曰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於厥陰有曰手足厥寒

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觀仲景此論則傷寒三陰必有寒證而宜用溫熱之劑也及讀劉守真之書有曰傷寒邪熱在表腑病爲陽邪熱在裏臟病爲陰俗妄謂有寒熱陰陽異證誤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謂也寒病止爲雜病終莫能爲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氣者乃陽熱之氣非陰寒之所能也雖仲景有四逆湯證是治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入裏下利不止及或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溫裏利止裏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復有承氣湯下之者

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病而不言寒也經言三陰
證者邪熱在臟在裏以臟與裏爲陰當下熱者也素
問論傷寒熱病有二篇名曰熱竟無寒理兼素問并
靈樞諸篇運氣造化之理推之則爲熱病誠非寒也
觀守真此論則傷寒無間在表在裏與夫三陽三陰
皆一於爲熱而決無或寒者矣兩說不同其是非之
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覆究詰其義而久不
能得雖至神疲氣耗不舍置者自謂此是傷寒大綱
領此義不明則千言萬語皆未足以爲後學式况戕
賊民生何有窮極也哉意謂成無已之註必有所發

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隨文而略釋之竟不明
言何由爲熱何由爲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蓋止
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爲熱證而熱
無變寒之理遂不敢別白耳以寒爲本臟之寒歟安
得當熱邪傳裏入深之時反獨見寒而不見熱者且
所用溫熱藥能不助傳經之熱邪乎以寒爲外邪之
寒歟則在三陽以成熟矣豈有傳至三陰而反爲寒
哉成氏能潛心乎此則必悟其所以然矣自仲景作
傷寒論以來靡或遺之而弗宗至於異同之論興而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矣宜乎後人不能決於似是而

非之際故或謂今世並無真傷寒病又或以爲今人
所得之病俱是內傷又昧者至謂傷寒論中諸溫藥
悉爲傳經熱邪而用者以三陰經屬陰故也又其太
謬者則曰論中凡有寒字皆當作熱字看嗚呼末流
之弊一至此乎於是澄心靜慮以涵泳之一旦劃然
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當否也姑陳之以從有
道之正夫三陽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
陽不暢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旣鬱則爲邪矣用
麻黃發表以逐其寒則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而愈
苟或不汗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裏入故傳陽明

傳少陽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陰之病則或寒或熱者
何哉蓋寒邪之傷人也或有在太陽經鬱熱然後以
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便傳
三陰經者或有寒邪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
有雖從太陽而始不及鬱熱卽入少陰而獨見少陰
證者或有始自太陽卽入少陰而太陽不能以無傷
者或有直傷卽入而寒便變熱及始寒而終熱者其
鬱熱傳陰與變便變熱則爲熱證其直傷陰經及從
太陽卽入少陰則爲寒證其太陽不能無傷則少陰
脈證而兼見太陽標病其始爲寒而終變熱則先見

寒證而後見熱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苟
即三陰經篇諸條展轉玩釋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
或傳經或直傷或即入或先寒後熱者何也邪氣暴
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故耳故經曰邪之中人也
無有常或中于陽或中于陰夫守真者絕類離倫之
士也豈好爲異說以駭人哉蓋由其以溫暑爲傷寒
而仲景之方每不與溫暑對故略乎溫熱之劑而例
用寒涼由其以傷寒一斷爲熱而無寒故謂仲景四
逆湯爲寒藥誤下表熱裏和之證及爲表熱裏寒自
利之證而立又謂溫裏止利急解其表又謂寒病止

爲雜病嗟乎仲景傷寒論專爲中而即病之傷寒作
不兼爲不即病之溫暑作故每有三陰之寒證而溫
熱之劑之所以用也以病則寒以時則寒其用之也
固宜後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遠愈說愈鑿若知
此意則猶庖丁解牛動中肯綮矣且如寒藥誤下而
成裏寒者固不爲不無矣不因寒藥誤下而自爲裏
寒者其可謂之必無乎殊不知陰經之每見寒證者
本由寒邪不由陽經直傷於此與夫雖由太陽而始
不及鬱熱即入於此而致也雖或有因寒藥誤下而
致者蓋亦甚少仲景所用諸溫熱之劑何嘗每爲寒

樂誤下而立況表裏寒之證亦何嘗每有急解其表
之文乎夫裏寒外熱之證乃是寒邪入客於內迫陽
於外或是虛陽之氣自作外熱之狀耳非真熱邪所
爲也觀仲景於裏寒外熱之證但以溫藥治裏寒而
不治外熱則知其所以爲治之意矣若果當急解其
表豈不於裏和之後明言之乎且三陰寒病既是雜
病何故亦載於傷寒論以惑後人乎其厥陰病篇諸
條之上又何故每以傷寒二字冠之乎夫內經所叙
三陰病一於爲熱者言其常也仲景所叙二陰病兼
乎寒熱者言其變也並行而不相悖耳後人謂傷寒

本無寒證得非知常而不知變歟然世之恪守局方
好用溫熱劑者乃反能每全于寒證無他其守彼雖
偏治此則是學者能知三陰固有寒邪所爲之證則
仲景創法之本意可以了然于心目之間而不爲他
說所奪矣或曰傷寒之病必從陽經鬱熱而傳三陰
今子謂直傷陰經卽入陰經而爲寒證其何據乎予
曰據夫仲景耳仲景曰病發熱惡寒者發于陽也無
熱惡寒者發于陰也發于陽者七日愈發于陰者六
日愈夫謂之無熱惡寒則知其非陽經之鬱熱矣謂
之發于陰則知其不從陽經傳至此矣謂之六日愈

則知其不始太陽而止自陰經發病之日爲始數之矣仲景又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夫得傷寒未爲熱卽爲厥者豈亦由傳經入深之熱邪而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時便見諸寒證而並無或熱者此則直傷陰經卽入陰經者也苟不能究夫仲景之心但執凡傷於寒則爲病熱之語以爲治其不天人天年者幾希矣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難經曰傷寒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樞機乎夫邪之傷於人也有淺深焉淺則居表深則入裏居表則閉腠理發怫熱見惡寒惡風頭痛等證於斯時也惟辛溫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爲燥屎作潮熱形狂也惟辛溫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爲燥屎作潮熱形狂言讖語大渴等證於斯時也惟鹹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陰盛而陽虛乎熱邪內熾非陽盛而陰虛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樞機其不然歟惜乎釋者旁求厥義滋隱外臺祕要曰此陰陽指身之表裏言病者爲虛不病者爲盛表

病裏和是陽虛陰盛也表和裏病是陽盛陰虛也竊
意陰陽之在人均則寧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均過
與不及之謂偏盛則過矣虛則不及矣其可以盛爲
和乎故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且謂陽虛
當汗陰虛當下乃遺邪氣而反指正氣爲言得無晦
乎傷寒微旨曰此陰陽指脉之尺寸言尺脉實大寸
脉短小名陰盛陽虛可汗寸脉實大尺脉短小名陽
盛陰虛可下苟汗證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尺脉力過
於寸而後行下證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寸脉力過於
尺而後用竊意越人設難以病不以脉其所答也何

反以脉不以病乎且脉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證已
急不可稍緩待脉應而未應欲不待則惑於心欲待
之則慮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歟將從脉歟吾不得
無疑於此也或詰予曰仲景傷寒論引此而繼以桂
枝下咽陽盛則斃予氣入胃陰盛以亡之語夫桂枝
表藥承氣裏藥反則爲害是固然矣然麻黃湯亦表
藥也其不言之何歟且子以陰盛爲寒邪寒邪固宜
用麻黃也今反舉桂枝又何歟予曰何不味仲景之
言乎其曰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脉浮而
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又桂枝湯條而曰啻啻惡寒

浙浙惡風麻黃湯條而曰惡風夫風寒分言則風陽而寒陰風苟行於天地嚴凝凜冽之時其得謂之陽乎是則風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黃皆溫劑也以溫劑爲治足以見風寒之俱爲陰邪矣但傷衛則桂枝傷榮則麻黃榮衛雖殊其爲表則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誤爲主不爲榮衛設也舉桂枝則麻黃在其中矣所謂陽盛卽斃者是言表證已罷而裏證旣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謂陰盛以亡者是言裏證未形而表證獨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本旨庶乎暢然于其中矣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余自童時習聞此言以爲傷寒治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攷之成無已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已欲其條分縷析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尋之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脉法平脉法并傷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諸篇外止以六經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篇及瘧濕暍霍

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
條數之則亦過其數至以六經病瘧濕暍霍亂陰陽
易差後勞復篇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又太少矣竟
不能決欲以此句視爲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
其或有所據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廢欲尊信而
必從之則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宋林億等校正傷
寒論其序曰今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篇
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就其十卷二十二篇
而求之其六經篇霍亂篇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中有
方治諸條以數爲計又重載於各篇之前又謂疾病

至急倉卒難尋復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分爲八篇
亦以數爲計繼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之後其太陽
上篇註曰一十六法太陽中篇註曰六十六法太陽
下篇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註曰四十四法少陽篇
不言法太陰篇註曰三法少陰篇註曰二十三法厥
陰篇註曰六法不可發汗篇註曰一法可發汗篇註
曰四十一法發汗後篇註曰二十五法可吐篇註曰
二法不可下篇註曰四法可下篇註曰四十四法汗
吐下後篇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
三百八十七法然少陽篇有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

者恐脫之也又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恐
誤也併此脫誤四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之中亦僅得
三百九十一法耳較之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參之
脉經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比傷寒論又多可溫可灸
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諸篇
欲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而不可用元泰定間程
德齋又作傷寒鈐法其自序曰若能精究是編則知
六經傳變三百九十七法在於指掌矣又曰六經二
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易差後勞復六法痙濕
暍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

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食亦以其說通
計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尚
欠七十八法觀其序文乃如彼考其所計乃如此則
知其猶未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無疑也故下文細
數中止重叙六經霍亂痙濕暍陰陽易差後勞復諸
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諸法再不重叙也近批點
傷寒論者何不攷其非乃一宗其所鈐字號而不敢
少易乎余由是屏去其說但卽論之本文寢食與俱
以紬繹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計之數於理不通而
非仲景叔和之說矣夫傷寒論仲景之所作也至叔

和時已多散落雖叔和搜采成書終不能復其舊然則今之所傳者非全書也明矣後之昧者乃不察此必欲以全書視之爲鈐爲括斷之曰某經幾證某經幾證以謂傷寒治法略無餘蘊矣殊不知其間有論無方者甚多至若前篇引內經所叙六經病證除太陽少陰證爲後篇所有外其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若此者非皆本無也必有之而脫之耳雖然爲鈐括者膠柱調瑟但知叔和之重載而莫知其所以重載之意也夫叔和旣撰次於搜采之餘復重載各篇方

治并諸可與不可方治者非他不過慮人惑於紛亂故示之以簡便而已林億乃弗解其意遂不問重與不重一槩通數之以立總目何不觀重載八篇之中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條爲六經篇之所無其餘一百五十三條皆六經篇已數過者安有一法而當兩數之理乎雖程德齋去取與林億頗異然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數發汗後并吐汗下後諸法固爲是矣至於宜汗四十一法却又俱是一法當兩數者與林億所計何以異哉推原其意似亦不見林億所計細數止聞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遂自就論中尋而

數之欲以實其總數然而卒不能實故爲此含糊之說以欺後人反又不逮林億所言也竊嘗思之縱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旣出則後之聞者必當覈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遵守聽從以爲千載不易之定論悲夫余今於三百九十七法內除去重複者與無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之得二百三十八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三十八治如此則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則仲景一書無非法也豈獨有方者然後爲法哉且如論證論脈與夫諄諄教戒而使人

按之以爲望聞問切之準則者其可謂之法乎其不可謂之法乎雖然六經之外諸條其一家去取不同固不必辨然其於六經之中尤每有悖理而不通者姑陳一二如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喘豕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林億所校本則自太陽病止勿令誤也

爲一法自若酒客病止杏子佳爲一法自凡服桂枝湯止吐膿血也則爲證不爲法程德齋鈐法則自太陽病止隨證治之爲一法自桂枝本爲解肌止必吐膿血也爲一法又林億本於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一條則數爲一法於其餘死不治者則皆不數程德齋鈐法於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澱然汗出愈一條則不數而太陽刺肝俞肺俞期門諸條却又數之而弗遺餘如兩條同類一云當汗而無方一云當汗而有方則取其有方

者而略其無方者又如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取者蓋亦甚多不可悉舉若此者悖理不通二家皆所不免所謂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苟熟玩論之本文以較其言則罅漏出矣

傷寒四逆厥辨

成無已註傷寒論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傷寒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到太陰手足自溫至少陰則邪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溫及至厥陰則手足厥冷是又甚於逆經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痢下重者四

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者皆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證也四逆與厥相近而非經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與厥有異也吁斯言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歟竊嘗考之仲景言四逆與厥者非一或曰四逆或曰厥或曰厥逆或曰厥冷或曰厥寒或曰手足逆冷或曰手足厥逆或曰手足厥冷或曰手足厥逆冷細詳其義俱是言寒冷耳故厥逆二字每每互言未嘗分逆爲不溫厥爲冷也然四肢與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字加於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脛以上言也其

以手足二字加於厥逆厥冷等之上及無手足二字者是獨指手足言也旣曰不溫卽爲冷矣尚何異乎仲景所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蓋以四逆爲四肢通冷厥爲手足獨冷而臂與脛以上不冷耳不謂逆厥有不溫與冷之別也故又曰厥者手足逆冷是也以逆冷二字釋厥字足見逆卽厥厥卽逆也故字書曰厥者逆也雖然逆厥雖俱爲寒冷而却有陰陽之殊焉熱極而成逆厥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逆厥者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固用寒藥獨陰無陽固用熱藥仲景以四逆散寒藥治四逆一條此陽極似陰之

四逆也其無四逆湯熱藥治四逆之條者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乎且四逆湯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逆湯治手足厥冷豈非逆厥之不異乎既以四逆爲四肢不溫厥爲手足獨冷何故不名治厥之藥爲四厥湯乎成氏於四逆散治四逆條下謂四逆爲熱邪所爲及於明理論謂四逆非虛寒之證矣至於少陰病死證二條下却謂四逆爲寒甚若此者得不自悖其說乎是知四逆亦猶厥之有寒有熱固不可謂四逆專爲熱邪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足獨冷則有間爾故仲景曰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

死又曰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脉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又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此三條者二爲死一爲可治雖通由諸證兼見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厥冷言則亦可見四逆與手足厥冷之有輕重淺深矣夫四肢通冷其病爲重手足獨冷其病爲輕雖婦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乃謂厥甚於逆何邪若能知四逆厥之所以異者在於獨指手足言與兼指臂脛以上言則不勞創爲不溫與冷之曲說而自然貫通矣

嘔吐乾嘔噦欬逆辨

嘗讀成無已傷寒明理論有曰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嘔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卽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又曰噦者俗謂之欬逆是也余竊疑之於是卽仲景傷寒論以考其是非以訂其說夫傷寒論曰嘔曰吐曰乾嘔曰噦者至多曰欬逆者則二而止也因類聚而觀之夫嘔者東垣所謂聲物兼出者也吐者東垣所謂物出而無聲者也至若乾嘔與噦皆聲出而無物也東垣但以噦該之而無乾嘔之論夫乾嘔與噦其所異者果何在哉微甚而已矣

故仲景於乾嘔則皆平易言之於噦則曰太陽中風火劫發汗後久則譫語甚者至噦又曰陽明中風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又曰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因得噦雖亦間有似乎易言者然比之言乾嘔則徑庭矣竊又思之乾嘔與噦東垣視爲一仲景視爲二由爲一而觀之固皆聲之獨出者也由爲二而觀之則乾嘔乃噦之微噦乃乾嘔之甚乾嘔者其聲輕小而短噦者其聲重大而長者雖有微甚之分蓋一證也今成氏乃以嘔爲有聲與乾嘔混而無別又以噦爲欬逆若此者余未之能從也夫仲景以

聲物兼出而名爲嘔以物獨出而名爲吐以聲獨出而名爲乾嘔惟其嘔兼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乃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吐則是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乎仲景於嘔字上加一乾字所以別夫嘔爲聲物兼出者耳成氏乃以嘔爲獨有聲云而同乎乾嘔得不有失仲景措辭之本意歟仲景曰嘔吐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盡膿自愈夫謂之嘔盡膿其可以嘔爲獨有聲乎至於曰得湯則嘔得食而嘔以食嘔貪水者必嘔之類亦不可以嘔爲獨有聲矣口少陰病下利用通脈四逆湯一條其所叙諸證旣云乾嘔之文何下

文加減法中又曰嘔者加生薑乎設仲景果以嘔爲獨有聲則不當又立乾嘔之名矣觀其旣曰嘔又曰乾嘔則其義之殊別也詎不著明也哉且仲景嘗言欲嘔矣又言欲吐矣未嘗言欲乾嘔欲噦也夫欲之爲義將出未出而預有所覺之辭也夫將出未出而預覺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有形之物將出乎胸膈之間則雖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無形之聲則不能前知其將出必待夫旣出而後可知也嘔與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噦主無形之聲言故不可謂之欲成氏引食穀欲嘔飲

食入口卽吐二句而謂嘔吐有輕重其意蓋以嘔言
欲而爲輕吐言卽而爲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爲
有形無形設不爲輕重設也果如其說則得湯則嘔
得食而嘔心中溫溫欲吐氣逆欲吐之語不出於仲
景乎又引俗謂之嘔一句以證嘔夫嘔與噦蓋字異
而音義俱同者也以之證嘔亦疏矣雖然以嘔與吐
較之吐輕於嘔以吐與乾嘔較之乾嘔輕於吐然三
者亦各自有輕重不可定拘也但以嘔吐乾嘔與噦
而較則噦之爲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陳
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夫噦雖亦有輕而可治重

而不可治者然病至於噦則其治也終不易矣且夫
欬逆俗以吃逆與吃忒呼之然欬逆二字僅見傷寒
論首辨脉平脉法中其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
皆無所有其所有者噦也後人因見六經病篇及汗
下可否諸篇但有噦而無欬逆遂謂噦卽欬逆而曰
欬逆者噦逆之名吁斯言也孫真人倡於前朱奉議
成無巳和於後由是噦與欬逆之名義紊矣金匱要
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
中憤憤然無柰者生薑半夏湯主之乾嘔噦若手足
厥者橘皮湯主之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觀此則

仲景所謂噦逆但指與乾嘔同類者言何嘗指欬逆言乎欬逆噦逆不同欬逆言其聲之纔發而遽止雖發止相續有至數十聲者然而短促不長有若欬嗽之欬然故曰欬逆噦逆則言其似欲嘔物以出而無所出但聲之濁惡長而有力直至氣盡而後止非如乾嘔之輕而不甚故曰噦逆二者皆由氣之逆上而作故俱以逆言之孫真人乃以噦逆當欬逆何邪彼言傷寒者雖以辨脉平脉法之欬逆與欬逆上氣視爲吃忒然安知其不爲欬而氣逆之病乎故今不敢定其必爲吃忒也金匱要略曰病欬逆寸口脉微而

數此爲肺癰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三條者皆是欬而氣逆之病豈可以欬逆專爲吃忒哉今傷寒家本有吃忒而論中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却無者必亡逸於散落之餘耳雖吃忒爲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所不言決不可以噦爲吃忒之欬逆亦不可以噦爲欬而氣逆之欬逆也或曰吾子以要略所謂噦逆非吃忒病何後人治吃忒者用橘皮竹茹湯而愈乎余曰橘皮竹茹湯辛甘之劑也有散有緩有和有補其噦逆吃忒病雖不同而爲

邪正之氣怫鬱擾亂所致則一故用焉而皆愈雖然
噦逆吃忒以一藥同治則可以一體同視則不可

中風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
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亦以中風治之余
嘗攷諸內經則曰風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風者百病
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又曰風者善行
而數變又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
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卒暴僵仆不
知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語而已及

觀千金方則引歧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
曰風痺三曰風懿四曰風痺解之者曰偏枯者半身
不隨風痺者身無痛四肢不收風懿者奄忽不知人
風痺者諸痺類風狀金匱要略中風篇曰寸口脉浮
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
血虛絡脉空虚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
卽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
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腑卽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卽
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
四肢不舉等證固爲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

西州續命排風八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
李東垣朱彥脩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
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
外中於風由乎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
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
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
而卒中者由五志過極皆為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
末而忘其本也東垣曰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
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
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

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彥脩曰西北氣寒為風所中
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地多濕有風病者非風也皆
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三子之論河間主乎火
東垣主乎氣彥脩主于濕反以風為虛象而大異於
昔人矣吁昔人也三子也果孰是歟果孰非歟以三
子為是昔人為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昔人而
治愈者矣以昔人為是三子為非則三子已出之後
亦有從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讀其書者徃徃致
亂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
相類中風之病視為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

不能決殊不知因于風者真中風也因于火因于氣
因于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所論者自是因
火因氣因濕而為暴病暴死之證與風何相干哉如
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為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
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
切之異豈無所辨乎辨之為風則從昔人以治辨之
為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
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證強因風而合論之
所以真偽不分而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證
分出之則真中風病彰矣所謂西北有中風東南無

中風者其然歟否歟

中暑中熱辨

潔古云靜而得之為中暑動而得之為中熱中暑者
陰證中熱者陽證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厦得之
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
而煩心肌膚火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
陽氣不得伸越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
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熱惡熱
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
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主之竊謂暑熱者夏之

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飢餓，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天令。亢極於是受傷而爲病，名曰中暑。亦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靜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虛，虛則邪入。邪入則病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廈，得頭疼惡寒等證者，蓋亦傷寒之類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煩心與肌膚火熱者，非暑邪也。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則辛溫輕揚之劑發散可也。夫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乾薑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

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一爲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臟腑不調所立。故甘草乾薑皆經火炒熟，又肉桂而非桂枝，蓋溫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若以此藥治靜而得之之證，吾恐不能解，反增內煩矣。今之世俗，往往不明類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散爲必用之藥。吁！其誤也不亦甚歟！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內耳。豈空視陰氣爲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果爲寒，何以夏則飲水乎？其蒼朮白虎湯，雖宜用，然亦豈可視爲通行之藥，必參之治暑諸方隨

所見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若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暑月卽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後人有似同而異之感

積熱沉寒論

人之所藉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夫陰與陰可以和平而平可以乖而否善攝與否吉凶於是乎歧之夫惟攝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逃於乖否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苟未至於甚粗工爲之而不難設熱積而寒沉良工猶弗能以爲計况其下乎柰之何俗尚顛蒙恪持方藥愈投愈盛迷不

之反豈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執其樞要衆妙俱呈且以積熱言之始而涼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則因熱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苦寒頻歲而弗停又以沉寒言之始而溫和次而熱取熱取不愈則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辛熱比年而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積熱彌熾辛熱大過而苦寒愈滋苟非大聖慈仁明垂樞要生也孰從而全之經曰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屬也者其樞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知之故曰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
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吁混乎千言
萬語之間殆猶和璧之在璞也其珞久湮豈過焉者
石之而弗鑿乎余僭得而推衍之夫偏寒偏熱之病
其免者固千百之一二而積熱沉寒亦恐未至於數
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屬之道不能防
微杜漸遂致滋蔓難圖以成之歟夫寒之而熱者徒
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足
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
由乎真火之不足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汎以寒熱藥

治之非惟臟腑習熟藥反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
無者弗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益腎水之不足而使其
制夫心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
其勝夫腎水之有餘也其指水火也屬猶主也謂心
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於心腎也火之
原者陽氣之根卽心是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卽腎
是也非謂火爲心而原爲肝水爲腎而主爲肺也寒
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矩準繩之外
而非迂士曲生之可以跂及矣彼迂士曲生不明真
水火於寒熱之病有必制必勝之道但謂藥未勝病

久遠期之是以恪守方藥愈投愈盛卒至殞滅而莫之悟嗚呼悲夫余見積熱沈寒之治每蹈於覆轍也因表而出之以勸

瀉南方補北方論

難經七十五篇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

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余每讀至此未嘗不歎夫越人之得經旨也而悼夫後人之失經旨也先哲有言凡讀書不可先看詳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註解參校庶乎經意昭然而不爲他說所蔽若先看註解則被其說橫吾胸中自家竟無新意矣余平生佩服此訓所益甚多且如難經此篇其言周備純正足以爲萬世法後人紛紛之論其可憑乎夫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此常道也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亦

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虛乃不瀉肝而瀉心此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脾而補腎此則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以常情觀之則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此子能令母實也脾土虛致肺金亦虛此母能令子虛也心火實固由自旺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法當瀉心補脾則肝肺皆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母實子謂火母謂木固與常情無異其母能令子虛母謂水子謂木則與常情不同矣故曰木者木之母也子能令母實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治法其意蓋曰火為

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為病矣今將何以處之惟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蓋水為木之母若補水之虛使力可勝火火勢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虛子之義所謂不治之治也此虛字與精氣奪則虛之虛不同彼虛謂耗其真而致虛此虛謂抑其過而欲虛之也若曰不然則母能令子虛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不補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火大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何愈旺而莫能制苟非滋水以求勝之孰能勝也水勝火三字此越人寓意處當細觀之勿輕忽也雖瀉火補水並言然其要

又在於補水耳後人乃曰獨瀉火而不用補水又曰
瀉火卽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與經之意乎若果不
用補水經必不言補北方越人必不言補水矣雖然
水不虛而火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
水虛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乎水虛火旺而不補水
則藥至而暫息藥過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已
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藥通爲抑陽扶陰不過瀉
火邪而已終非腎臟本藥不能以滋養北方之真陰
也欲滋真陰捨地黃黃蘗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
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

實之二因也肺之虛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虛之
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虛之二因也今補
水而瀉火火退則木氣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木東方
不實矣金氣得平又土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虛矣
若以虛則補母言之肺虛則當補脾豈知肝勢正盛
克土之深雖每日補脾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縱使
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償所失矣此所以不
補土而補水也或疑木旺補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
故聞獨瀉火不補水之論欣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
旺矣何待生乎況水之虛雖峻補尚不能復其本氣

安有餘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則能勝火矣或又謂補水者欲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母則金氣還矣豈知火克金土不生金金之虛已極尚不能自給水雖欲食之何所食乎若如此則金虛不由於火之克土之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瀉火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刪去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虛指肺虛而言也瀉火補水使金得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虛不補土不補金乃瀉火補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能曉此法而不能

治此虛則不須問其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義不勞解而自明茲故弗具也夫越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不斂衽但恨說者之斲蝕之故辨

五鬱論

治五鬱之法嘗聞之王太僕矣其釋內經曰木鬱達之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火鬱發之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鬱奪之謂下之令無壅礙也金鬱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鬱折之謂抑之制其衝逆也太僕此說之後靡不宗之然愚則未能快然于中焉嘗細

觀之似猶有可言且折之一句較之上四句尤爲難
曉因有反覆經文以求其至按內經帝曰鬱之甚者
治之柰何歧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
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
謂泄之總十三句通爲一章當分三節自帝曰止水
鬱折之九句爲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
泄之三句爲一節調氣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爲
病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擴而充之則未常不可
也且元病之起也多由乎鬱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

因所乘而爲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鬱皆鬱也豈
惟五運之變能使然哉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達
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擴焉而充之矣可
擴而充其應變不窮之理也歟姑陳于左木鬱達之
達者通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肢脇或脹火時上
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
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爲殄泄及不因外
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爲殄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
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餘達
爲木鬱達之東垣謂食塞胸中食爲坤土胸爲金位

金主殺伐與坤土俱在于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
肝木生發之氣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
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此木鬱達之也竊意
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爲肺金盛而
抑制肝木歟則瀉肺氣舉肝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爲
脾胃濁氣下流而少陽清氣不升歟則益胃升陽可
矣不必吐也雖然木鬱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總
該達字則是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乎哉至於東
垣所謂食塞肺分爲金與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
使人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

傷而後能也且爲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
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反爲木鬱而施治非爲食傷而
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高者因
而越之之義耳恐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汨之也火鬱
發之發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熱怫鬱
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于內非苦寒降
沈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
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凡此之
類皆發之之法也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
也如邪熱入胃用鹹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

張濕熱內甚其人壯氣實者則攻下之其或勢盛而
不能頓除者則劫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爲痢
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
之類皆奪之之法也金鬱泄之泄者滲泄而利小便
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爲腎水上原金受火鑠其令
不行原鬱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
肺氣膈滿胸憑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
凡此之類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謂滲泄解表利小便
爲金鬱泄之夫滲泄利小便固爲泄金鬱矣其解表
二字莫曉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屬肺其受邪爲金

鬱而解表爲泄之乎竊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木鬱
肉病便是土鬱耶此二字未當於理今刪去且解表
間於滲泄利小便之中是滲泄利小便爲二治矣若
以滲泄爲滋肺生水以利小便爲直治膀胱則直治
膀胱旣責不在肺何爲金鬱乎是亦不通故余易之
曰滲泄而利小便也水鬱折之折者制禦也伐而挫
之也漸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滯溢而滲道以
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故
反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而
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旣旺非上法所能

遽制則用泄水之藥以伐而挫之或去苑陳莖開鬼
門潔淨府三治備舉迭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
制其衝逆正欲折挫其汎濫之勢也夫實土者守也
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守也攻也廣
略也雖俱爲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虛實久近淺
深雜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傾踣者寡矣且夫五鬱之
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氣久客正氣必損今邪氣
雖去正氣豈能遽平哉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位
復其常於治鬱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又
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

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木
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折之以其畏
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於物者物之所不欲也
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以所惡故曰所謂
瀉之王氏以鹹瀉腎酸瀉肝之類爲說未盡厥旨雖
然自調其氣以下蓋經之本旨故余推其義如此若
擴充爲應變之用則不必盡然也

二陽病論

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釋之
者謂男子則脾受之而味不化故少精女子則心受

之而血不流故不月分心脾爲男一各受立說竊獨
謂不然夫二陽陽明也胃與大腸之脉也腸胃有病
心脾受之發心脾猶言延及於心脾也雖然脾胃爲
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腸與心本非合也今大
腸而及心何哉蓋胃爲受納之府大腸爲傳化之府
食入於胃濁氣歸心飲入於胃輸精於脾者以胃之
能納大腸之能化耳腸胃既病則不能受不能化心
脾何所資乎心脾既無所資則無所運化而生精血
矣故腸胃有病心脾受之則男爲少精女爲不月矣
心脾當總言男女不當分說至隱曲不月方可分說

耳若如釋者之言則男之精獨資於脾而不資於心
女之血獨資於心而不資於脾有是理耶蓋男女之
精血皆由五臟六腑之相養而後成可謂之男精資
於脾女血資於心乎經本曰男女皆有脾之病但
在男子則隱曲之不利在女子則月事之不來耳

煎厥論

內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
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
乎不可止王氏註曰張筋脉臌脹也精絕精氣竭絕
也既傷腎氣又損膀胱故當夏時使人煎厥斯乃房

之患也既盲目視又閉耳聽則志意心神筋骨腸胃
潰潰乎若壞汨汨乎煩悶而不可止愚竊味夫經其
旨昭然若無待於解者何註釋之乖遠如此乎請重
釋之夫陽氣者人身和平之氣也煩勞者凡過於動
作皆是也張主也謂亢極也精陰氣也辟積猶積疊
謂悌鬱也衣褶謂之襞積者亦取積疊之義也積水
之奔散曰潰都猶隄防也汨汨水流而不止也夫充
于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卽其所用所病而言
之於是乎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爲正亢則爲邪陽氣
則因其和以養人而名之及其過動而張亦卽陽氣

亢極而成火耳陽盛則陰衰故精絕水不制火故亢
火鬱積之甚又當夏月火旺之時故使人煩熱之極
若煎迫然而氣逆上也火炎氣逆故目盲耳閉而無
所用此陽極欲絕故其精敗神去不可復生若隄防
之崩壞而所儲之水奔散滂流莫能以遏之矣夫病
至於此是壞之極矣王氏乃因不曉都字之義遂略
去此字而謂之若壞其可乎哉又以此病純爲房患
以張爲筋脉臄脹以汨汨爲煩悶皆非是

八味丸用澤瀉論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過接

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而王海藏躑之愚謂
八味丸以地黄爲君而以餘藥佐之非止爲補血之
劑蓋兼補氣也氣者血之母東垣所謂陽旺則能生
陰血者此也若果專爲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
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夫澤瀉之接
引而後至也其附子宮桂雖非足少陰經本藥然附
子乃右腎命門之藥況浮中沈無所不至又爲通行
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熱火不足是亦右腎命
門藥也易老亦曰補腎用肉桂然則桂附亦不待夫
澤瀉之接引而後至矣唯乾山藥雖獨入手太陰經

然其功亦能強陰且手太陰爲足少陰之上原原既
有滋流豈無益夫其用地黃爲君者大補血虛不足
與補腎也用諸藥佐之者山藥之強陰益氣山茱萸
之強陰益精而壯元氣白茯苓之補陽長陰而益氣
牡丹皮之瀉陰火而治神志不足澤瀉之養五臟益
氣力起陰氣而補虛損五勞桂附之補下焦火也由
此觀之則余之所謂兼補氣者非臆說也且澤瀉也
雖曰鹹以瀉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故五苓散
用澤瀉者詎非瀉腎邪乎白茯苓亦伐腎邪卽所以
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他蓋取其瀉腎

邪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而已寇
氏何疑其瀉腎而為接引桂附等之說乎且澤瀉固
能瀉腎然從於諸補藥羣衆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
能施矣故當歸從於參芪則能補血從於大黃牽牛
則能破血從於桂附茱萸則熱從於大黃芒硝則寒
此非無定性也奪於羣衆之勢而不得不然也雖然
或者又謂八味丸以附子為少陰之向导其補自是
地黃為主蓋取其健脾走下之性以行地黃之滯可
致遠耳竊意如此則地黃之滯非附子不能及下矣
然錢仲陽六味地黃丸豈有附子乎夫八味丸蓋兼

陰火不足者設六味地黃丸則惟陰虛者用之也

小便原委論

或問余曰靈樞經曰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
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
而滲入膀胱焉王冰曰水液自回腸泌別汁滲入膀
胱之中胞氣化之而為溺以泄出也楊介云水穀自
小腸盛受於闌門以分別也其水則滲灌入於膀胱
上口而為溲便詳已上三說則小便即泌別之水液
滲入膀胱以出者也素問則曰飲入于胃遊溢精氣
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

則小便又似水飲精微之氣上升脾肺運化而後成者也彼此不同將何所憑乎余曰憑夫理耳且夫溲溺者果何物耶水而已矣水之下流其性則然也故飲入于胃其精氣雖上升其飲之本固不能上升體也既不能上升則豈可謂小便獨爲氣化所成者哉惟其不能上升者必有待於能上升者爲之先導故素問又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且水者氣之于氣者水之母氣行則水行氣滯則水滯或者又謂小便純由泌別不由運化蓋不明此理故也雖然膀胱固曰津液之府至於受盛津液則又有胞而

居膀胱之中焉故素問曰胞移熱於膀胱靈樞經曰膀胱之胞薄以濡類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且夫胞之居於膀胱也有上口而無下口津液既盛於胞無由自出必因乎氣化而後能漸浸潤於胞外積於胞下之空處遂爲溺以出於前陰也素問所謂膀胱津液藏焉者蓋舉膀胱以該胞也若曰胞下無空處則人溺急時至廁安能卽出乎夫惟積滿胞下空處而不可再容故急急則至廁卽出矣或言胞有下口而無上口或言胞上下皆有口或言胞有小竅而爲注泄之路不亦妄歟

內傷餘議

嘗觀夫東垣李氏所著內外傷辨有曰外傷風寒客邪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內傷飲食勞役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自此論一出而天下後世始知內外之傷有所別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矣其惠也不其大哉雖然夷考其言猶或有可疑者不敢諛佞僭用條之如曰夫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之位故內熱以及於胸中也又曰內經有云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惟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內經曰溫能除大熱故治之必溫藥乃可耳又曰飲者無形

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濕此飲

也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穀其次莫如消導

若此者皆不能使人無疑者也謹按素問調經論篇

云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歧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

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

中故內熱嗟夫此內傷之說之原乎請釋其義如左

夫人身之陰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

有以氣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臟腑言者

有以升降呼吸之氣言者餘如動靜語默起居之類

甚多不必悉舉此所謂陰虛之陰其所指與數者皆

不同蓋勞動之過則陽和之氣皆亢極而化爲火矣
況水穀之味又少入是故陽愈盛而陰愈衰也此陰
虛之陰蓋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焦
陰分爲言或以腎水真陰爲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役
者過動屬火也形氣衰少者壯火食氣也穀氣不盛
者勞傷元氣則少食而氣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
升也下脘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
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榮一身也今胃不能納
而穀氣衰少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矣故曰上焦不行
下脘不通然非謂絕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無病

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鬱矣鬱則
少火皆成壯火而胃居上焦下脘兩者之間故胃氣
熱熱則上炎故熏胸中而爲內熱也東垣所謂勞役
形體所謂飲食失節而致熱者此言正與調經論篇
之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經文於內外傷辯以爲之主
而乃反不引此却謂陰火乘土位故內熱及胸中此
不能無疑者也夫陰火二字素問靈樞難經未嘗言
而東垣每每言之素問止有七節之勝中有小心二
句而劉守真推其爲命門屬火不屬水引仙經心爲
君火腎爲相火之說以爲之證然亦不以陰火名之

是則名爲陰火者其東垣始歎竊意內熱之作非皆
陰火也但氣有鬱則成熱耳雖曰心爲君火君不主
令然素問所叙諸病之屬熱者甚衆皆君火病也豈
君火不能爲病而直欲純歸之於陰火乎至真要大
論云勞者溫之損者益之夫勞則動之太過而神不
寧矣故溫之溫也者養也溫之者所以調其食飲適
其起居澄心息慮從容以待其真氣之復常也禮記
所謂柔色以溫之此溫字正與此同或以藥扶助之
亦養也今東垣乃以溫爲溫涼之溫謂宜溫藥以補
元氣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爲損者溫之又以溫

能除大熱爲內經所云而徧攷內經並無此語此亦
不能無疑者也然溫藥之補元氣瀉火邪者亦惟氣
溫而味甘者斯可矣蓋溫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火
故元氣復而火邪熄也夫宜用溫藥以爲內傷不足
之治則可以爲勞者溫之之註則不可陰陽應象論
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其溫字亦是滋養之義非
指溫藥也夫形不足乃陽虛而不充也氣者藥之氣
也藥有氣厚氣薄味厚味薄者屬陰而滋精氣
厚者屬陽而滋形今以藥之氣厚者滋陽不兼形乎
故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雖以藥溫養之亦未嘗不

兼乎調食飲適起居與澄心息慮也溫字固其二意然終不可視為溫涼之溫苟以補之除之抑之舉之散之等語比類而觀焉則其義自著矣夫金木水火土運於天地也則無形質之可觀其麗於地則有形質矣金木土水者有形有質者也火者有形而質不實者也酒性雖熱體同於水今東垣乃謂飲者無形之氣此亦不能無疑者也既待發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謂之無形之氣乎且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為內傷然不可混而為一難經所謂飲食勞倦則傷脾者蓋謂脾主飲食而四肢亦屬脾故飲食失節勞

役四肢皆能傷于脾耳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夫勞倦傷飲食傷雖與風寒暑濕有餘之病不同然飲食傷又與勞倦傷不同勞倦傷誠不足也飲食傷尤當於不足之中分其有餘不足也何也蓋飢餓不飲食與飲食太過雖皆是失節然必明其有兩者之分方盡其理節也者何無不及無太過之中道也夫飢餓不飲食者胃氣空虛此為不足固失節也飲食自倍而停滯者胃氣受傷此不足之中兼有餘亦失節也以受傷言則不足以停滯言則有餘矣惟其不足故補益惟其有餘故消導亦有物滯氣傷必補益消

導兼行者亦有物暫滯而氣不甚傷宜消導獨行不
須補益者亦有既停滯不復自化不須消導但當補
益或亦不須補益者潔古枳朮丸東垣橘皮枳朮丸
木香枳朮丸之類雖曰消導固有補益之意存乎其
間其他如木香分氣丸導氣枳實丸大枳殼丸之類
雖無補益然施之於物暫滯氣不甚傷者豈不可哉
但不宜視爲通行之藥耳且所滯之物非枳朮丸之
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於消導而不知變乎故備急
丸者黃丸感應丸瓜蒂散等之推逐者潔古東垣亦
未嘗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將兵者攻亦當守亦當不

善者則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敗也非兵之罪用兵
者之罪耳觀乎此則知消導補益推逐之理矣若夫
勞倦傷則純乎補益固不待議雖東垣丁寧告戒然
世人猶徃徃以苦寒之劑望除勞倦傷之熱及其不
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但曰病勢已極藥不能勝耳
醫者病者主病者一委之天命皆懵然不悟其爲妄
治之失也嗚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也哉夫東垣先
哲之出類者也奚敢輕議但恨其白璧微瑕而或貽
後人差毫釐謬千里之患故不得不僭踰耳知我者
其鑒之

外傷內傷所受經言異同論

客或難予曰素問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太陰陽明論云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兩說正相反願聞其解余復之曰此所謂似反而不反者也夫感天之邪氣犯賊風虛邪外傷有餘之病也感水穀寒熱食飲不節內傷不足之病也二者之傷腑臟皆嘗受之但隨其所從所發之處而爲病耳不可以此兩說之異而致疑蓋並行不相悖也讀者當合而觀之

旨斯盡若曰不然請以諸處所論證之金匱真言論曰風觸五臟邪氣發病八正神明論曰夫八正之虛邪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五臟傷靈樞經曰五臟之中風又曰東風傷人內舍於肝南風傷人內舍於心西南風傷人內舍於脾西風傷人內舍於肺北風傷人內舍於腎觀乎此則天之邪氣固傷五臟矣靈樞又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于陰則溜于腑又曰虛邪之中人也始從皮膚以入其傳自絡脉而經而輸而伏衝之脉以至於腸胃又曰東北風傷人內舍於大腸西北風傷人內舍

於小腸東南風傷人內舍於胃觀乎此則天之邪氣
豈不傷六腑乎素問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觀乎此
則水穀寒熱固傷六腑矣靈樞又曰形寒寒飲則傷
肺難經曰飲食勞倦則傷脾觀乎此則水穀寒熱豈
不傷五臟乎至於地之濕氣亦未必專害皮肉筋脉
而不能害臟腑邪氣水穀亦未必專害臟腑而不能
害皮肉筋脉也但以邪氣無形臟主藏精氣故以類
相從而多傷臟水穀有形腑主傳化物故因其所有
而多傷腑濕氣浸潤其性緩慢其入人也以漸其始
也自足故從下而上從淺而深而多傷於皮肉筋脉

耳就謂之全無及於臟腑之理哉至若起居不時
一語並勞役所傷之病不系上文異同之義故不之
及也

肺難經曰飲食勞倦則傷脾觀乎此則水穀之精
 不傷五臟乎至於地之濕氣亦未必專害皮肉筋脈
 而不能害臟腑邪氣水穀亦未必專害臟腑而不能
 害皮肉筋脈也但以邪氣無形藏主藏精氣故以通
 於此而多傷臟水穀有形歸主傳化物故因其所有
 一精而多傷於脾之藏不為其皮肉筋脈也此所以
 脾經曰三焦全體六腑之氣皆由脾而運於外也

